

朝鮮前線通訊集之二

# 爲祖國而戰， 爲朝鮮人民而戰

吳少琦等著

華東人民出版社出版



• 朝鮮前線通訊集之二 •

# 爲祖國而戰，爲朝鮮人民而戰

吳少琦等著

華東人民出版社出版

書號：滬373(21—116)

爲祖國而戰，爲朝鮮人民而戰

朝鮮前線  
通訊集之二

著者：吳少琦等

出版者：華東人民出版社  
上海新鄉路一號

發行者：新華書店華東總分店  
上海福州路三九〇號

印刷者：大華印刷廠  
上海山西北路五八三號

(滬1)1—10,000

一九五一年二月初版

## 目 錄

|                      |           |
|----------------------|-----------|
| 列車在行進中·····          | 杜 高(一)    |
| 爲祖國而戰，爲朝鮮人民而戰·····   | 吳少琦(七)    |
| 出國第一仗——痛殲美騎兵第一師····· | 王千祥(二七)   |
| 戰鬥在長津湖畔·····         | 李 莊(三二)   |
| 在朝鮮東線戰場上·····        | 林 章(三八)   |
| 痛殲美軍第七師·····         | 譚文瑞(三九)   |
| 勝利會師·····            | 新華社記者(四三) |
| 朝鮮戰場的戰鬥故事·····       | 李 堅(四六)   |
| 戰勝一切困難前進！·····       | 顧雷(四八)    |
|                      | 吳少琦(五三)   |

|                  |        |
|------------------|--------|
| 鴨綠江南北·····       | 楊朔(堯)  |
| 朝鮮前線的另一種戰鬥·····  | 楊朔(堯)  |
| 沒穿軍裝的『志願部隊』····· | 紀中(吉)  |
| 訪朝鮮前線的野戰病院·····  | 紀中(吉)  |
| 兄弟之誼·····        | 顧雷(七)  |
| 朝鮮人民熱愛志願軍·····   | 吳少琦(七) |
| 我們是這樣取得勝利的·····  | 李堅(八)  |
|                  | 馮村(九)  |

## 列車在行進中

杜 高

白色的遠山和路邊的山坡迅速地後移着，捲着雪粉的冷風從車窗的縫隙裏鑽進來，雪花在車窗外舞動。

列車在奔馳，飛快地在朝鮮的土地上奔馳着。

許多個從不相識的人，在這裏，這麼緊緊地靠在一起。這些曾經過着不同生活的人，抱着一個願望，在列車上，在冰雪的山溝裏聚在一塊兒了。在這裏，大家變成了戰友；在這裏，大家走着一條向前面去的路；祇有在這裏，生命靠着生命，聯繫得緊緊地。

這節車廂裏擠着不下六十個人，有年青的小夥子，也有中年人，有的在抽着煙，有的在聊天，有的打着瞌睡，有的則在低低地哼着自己愛唱的歌子。在各人

心裏，都有着一種很難捉摸的感情，但是，有着一個共同的爲勝利的理想所鼓舞的激情，却把大家聯繫在一起。

這些人，都曾經過着和平的生活；這些人，都是在中國的土地上長大，現在都成了武裝着的志願兵。

我的右邊是一個擔架隊的隊員，是個從田地裏來的莊稼漢。看上去有三十多歲了，四方形的一張面孔，兩隻眼睛是烏黑而且發亮的，眉毛濃密，厚厚的鼻端在無聲地起伏波動，額角上刻着一些皺紋。他一刻不停地抱着煙桿用力地吸着，雖然那煙草的味兒是很辣人的。

是他先和我說話：「你到過朝鮮國麼？」

「沒有，這是頭一次。」

「我也是頭一回出遠門哩，在家種莊稼，一天幹一天的活，可沒想到要到外國去。」他眯上眼睛「格格」地笑出聲來了。

「家裏還有什麼人嗎？」

「有媳婦兒，還有兩個小子……」

「他們高興你參軍？」

「嗯！」他顯然很不滿意我的問話，回過頭望着我，口裏不停地向外噴着煙。「有什麼不高興？志願參軍，他們還盼着我抗大旗回家哩！」

我沉默了下來，靜靜地聽着他的聲音。

「這回朝鮮國遭美國鬼子的害，就像我們鄰居的屋子叫火給燒着了，我們這個家也落上火星了，我能不幫着救火？……我們那塊的人誰沒吃過日本鬼子的苦？好容易共產黨幫我們把房子搭起來了，又給分地，我會分得一頭牲口哩，今年又是個豐收年！」

「是呀，窮人有了地，活兒也幹得起勁啦！」

「今年，我還打算再添一頭牲口，置一輛車子哩……我們莊稼人就心疼這塊地，可不能讓美國鬼子再來糟蹋……」他朝地上「拍」地吐了一口痰。

「同志，你那塊志願軍多麼？」

「可別提這了，爲這事兒，我還得罪了周家二小子哩。我們那塊人人搶着要參加志願軍，周家二小子想把我擠掉，那可不行……也難說，他給鬼子做過活牛馬……。』停了一會，他突然低聲地但是十分嚴肅地說：『我這回，什麼也不想，就是想兩樁事……。』」

「倒是什麼事呢？」

「我這回，可得爭取入黨啦！還得繳一桿槍回家！」

他的眼睛望着搖晃不定的燭光，格外顯得發亮。

我接過了他的旱煙桿，學着他的樣子吸起煙來。

靠在我的左邊，坐着一個看來不過二十四五歲的年青同志，面目長得挺清秀的。他告訴我，他是一個歌劇演員，他在舞台上<sup>有過很好的成績</sup>，他演過有名的歌劇白毛女和血淚仇。他說自己演青年農民是很出色的。

「……去年，我到過莫斯科和布達佩斯，我們在那兒演過歌劇，還表演過腰鼓。……」

他參加過世界青年代表大會，他在莫斯科的紅場上聽過克里姆林宮的鐘聲；他在布達佩斯聽到過各國人民和平的呼聲。他告訴列車裏的旅伴們，匈牙利的人民多麼看重新中國的人民，當他們一聽到毛澤東的名字時，不管在那裏，不管在什麼時候，他們就立刻沸騰了起來。他告訴我們，蘇聯人民，匈牙利人民和我們——中國人民一樣，是愛好和平，而且肯爲保衛和平去戰鬥的勇敢的和勤勞的人民。他的話使列車裏所有的人都激動起來了。是的，我們行進在這裏，正是爲着保家衛國，保衛世界和平的。

「戰爭結束後，希望我們還能坐在一輛列車裏，就像這樣的，祇是火車頭調了一個方向，把我們送回國內去！」

「會有這麼一天的！」我說。

在這個時候，喜悅包圍住了我們，快活使得我們的眼睛都潮溼起來了。

「我還有一個希望，勝利以後，能買一架鋼琴，哦，一個歌劇演員多麼需要一架琴……」

列車在奔馳，翻過山，又翻一個山地朝前奔馳着……

山，路，風，一切的一切都遠遠地落在我們的後頭了，我們，要趕到勝利的地方去！

同志們開始唱起歌來了，我聽到年青的演員很響亮的聲音！

『再見吧，親愛的媽媽，別難過，別悲傷，祝福我們一路平安吧！

再見吧，親愛的媽媽，請你吻別你的兒子！

再見吧，親愛的故鄉，勝利的星會照耀着我們……』

我很愛這支青年團員的歌。

在這裏坐着的，是中國人民志願軍，是來自各個不同崗位，各個不同地方，過着不同的生活，有着不同愛好的人。但是，這全是中國人，雖然都是些平平常常的中國人，當祖國需要的時候，不管是在什麼地方——就算是最艱苦的地方，都會響着我們為勇敢地迎接戰鬥而歌唱的聲音！

（原載一九五一年一月六日人民日報）

# 爲祖國而戰，爲朝鮮人民而戰

吳少琦

## 初試鋒芒

十月末，在朝北戰場上，和朝鮮人民並肩作戰的中國人民志願部隊，初試鋒芒就挫敗了美帝侵略匪幫的兇鋒，逼使叫嚷着感恩節以前侵佔鴨綠江邊的匪徒們，狼狽地退到清川江以南。

志願部隊的勇士們是和全部使用自動武器並有大量飛機、大砲、坦克掩護的武裝到了牙齒的敵人搏鬥中贏得勝利的。匪徒們一切都依靠鋼鐵、火藥，進攻一個小小的山頭竟也排射幾百發砲彈。但決定戰爭勝利的因素不是武器，而是掌握着武器的人。志願軍戰士王有說得好：『飛機不能下來抓人，大砲不能頂刺刀用，坦克來了立功的時候就到了！』從雲山之戰的一些片斷故事裏就可以看出，

這些有着高度戰鬥意志的人，在擊敗自恃『武器精良』的匪徒時是怎樣地勇敢與頑強。

雲山東南四十里的小山上，守着志願軍的一個連，被外國通訊社吹噓爲『戰績昭彰』的美騎一師兩個連在向這裏進攻。十幾門大砲從不停息地向山頂轟擊，七、八架飛機終日向山頂掃射轟炸，山頂從沒中斷過爆炸的轟鳴，山頂一直被濃密的硝煙覆蓋着，敵人也許以爲這樣卽或打不着人，也會把對方震得失去抵抗能力。但守在強固工事裏的戰士們却一直在嚴密地監視着敵人，他們說：『打得再兇也別想侵佔我們一寸陣地！』敵人向山上發動了五次衝鋒，都被志願軍戰士的刺刀、手榴彈痛擊一頓，丟下幾具死屍逃回去了。四天五夜，山頂雖已改觀，陣地却仍屹然不動，這個英雄的連隊祇傷亡兩名。

和這完全相反的情況是：常志願部隊向敵人進攻時，則又如摧枯拉朽。十一月一日，在雲山東南龍頭洞，志願軍的一個連向敵人的的一個連發起攻擊，祇以二十人的傷亡代價，就把匪徒們全部解決，俘十四，斃傷八十多。也許這太使『美

軍精銳」們難堪了，二號，敵人調來五輛坦克六百步兵反擊，匪徒們用飛機向山上灑汽油、投燃燒彈，把山頂變成一片火海，企圖逼退這個連隊，但衝上來的敵人又被志願軍的刺刀迎回去，敵人在山下蹲了三天，不得前進一步，祇好轉頭逃掉。

面臨這樣一個對手，「攻不動、守不住」的美國「英雄」們祇有一條道路：逃命！誰知，在神速的志願軍面前，這最拿手的好戲也失去效用了。守洞站山頭的連隊，發現進攻不還的敵人開始潰退時，當即奮起追擊，他們敏捷地翻過四個大山，衝上敵人沒有指揮所的山上，睡夢中的敵人還沒來得及辨別是什麼人，手榴彈早已在他們的身邊開了花，有的竟嚇得裝在鴨絨口袋裏滾下山去。另一個連隊曾一口氣把潰逃的敵人追出四十里，使匪徒們沒能得到半點喘息時間組織反擊。戰士張友君，拿着一枝已經打光子彈的衝鋒槍，隻身追擊五個美軍，敵人竟不敢向他開槍。

雲山戰場上，到處僵臥着美軍的重型坦克，這些裝甲敵人的遭遇更可以說明

志願軍戰士們驚人的勇敢。十七歲的小戰士羅亮泗，帶傷把兩個爆破筒插進坦克輪帶，戰士王有單人與坦克搏鬥了一個小時，他在這個不停地開砲、掃射的坦克面前，往自己的陣地返復跑了四次，他先後拿來手榴彈、炸藥、爆破筒，終於制服了這裝甲敵人。

### 眞金不怕火煉

出國以來，志願部隊的勇士們一直是在這樣的環境裏生活、戰鬥的：在寒氣襲人的暗夜裏，在險阻崎嶇的山路上，常常是八十到百三十里的長行軍，到達了目的地之後又絕大部分的時間是睡在山上，戰士們停住腳就要挖掩體，圍上一些苞米糶、稻草就成了自己的『宿舍』，人多草少，有的祇好露天睡在裏邊，天明以後眉毛鬍子上凝結了一層白霜。戰鬥過程中，他們常常是整天吃不到飯，或是祇吃到一頓整苞米，山上沒有水，祇有吃雪。毫無疑問，這是非常艱苦的環境，是一般人所難以忍受的艱苦環境，但是，中華民族的優秀兒女們不僅忍受了艱苦而

且戰勝了艱苦，『真金不怕火煉！』『中華人民生就了戰勝一切艱難困苦的硬骨頭！』在艱苦的生活、戰鬥中，志願軍的勇士們喊出了這樣的聲音。

奉命圍殲楚山之敵的某某部隊，在進軍的道路上通過了一個二千米的高山，爬上爬下得八個鐘點。『爬過高山就是勝利！』『戰勝困難就是勝利！』的語句鼓舞着大家，戰士們連夜向勝利攀緣。王尙清的身上裝備不下九十斤，一夜行軍八十里，脚上磨起五個水泡，沒喘氣，也沒用別人替換。山路陡峭，馱子不能走，砲手們卸下砲身、砲架扛在自己的肩上，雖然壓腫了兩肩，却勝利地趕到目的地殲滅了敵人。向泰川進軍的某連，有五個病號照樣跟着走，連裏決定叫他們暫時休養，這五個戰士急得哭了：『爬也要爬到地方！』『你們能爲祖國爭光我們就不能嗎？』他們一直都堅持走到目的地，並且參加了戰鬥。

在戰場，這樣高昂的鬥志更是到了頂點，常常一天祇吃一頓整苞米或土豆湯的戰士們，嘴上經常談論的是怎樣消滅敵人，怎樣要求下來主攻任務。某營在即將投入戰鬥的時刻，要求主攻任務的連、排長擠滿了營部，一個連長竟坐下等

着，不給主攻任務就不想走。一個曾經幾次向連裏要求主攻任務的班長，聽說自己的班被編爲第二梯隊，竟急得一天沒吃飯。生着重病的某連指導員賀成君，叫通訊員扶着走進戰壕，在砲聲中鼓動戰士們『爲祖國立功！』『爲朝鮮人民復仇！』就在這個連隊裏，出現了英雄人物崔殿福，子彈從他的左肩打進去還是向着敵人衝擊；按他的傷勢，應該去找包紮所，但他爬上了一輛坦克，用刺刀攔開坦克蓋打死了裏面的敵人！

真金是不怕火煉的！這些中華民族的優秀兒女們發揚了中華民族堅忍不拔刻苦耐勞的光榮傳統，因而他們戰勝了高山大川，戰勝了飢餓寒冷，贏得了勝利，殲滅了敵人！

### 力量的源泉

一個美軍俘虜問過志願軍的戰鬥員：『我們一天打幾個鐘頭仗就想休息，行軍都得坐汽車。爲什麼你們餓三天也不理會？徒步行軍百十里還能作戰？不管白